

语言学教材系列

波你尼语法入门

(Sārasiddhāntakaumudī 《月光疏精粹》述解)

段 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波 你 尼 语 法 入 门

(Sārasiddhāntakaumudī 《月光疏精粹》述解)

段 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你尼语法入门/段晴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
ISBN 7-301-05284-7

I. 波… II. 段… III. 梵语—语法 IV. H7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133 号

书 名: 波你尼语法入门

著作责任者: 段 晴

责任编辑: 徐 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284-7/H·06784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邮购部 62752019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开本 18 印张 503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绪 论

波你尼语法体系在整个印度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欧洲近代的一些伟大的学者正是从波你尼语法体系入手，而逐渐积累起印度学的雄厚的根基。波你尼语法体系以古老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其中涉及悠远的外域风情，思辩幽邃，句奇语殊，如果无人引领而进入这一领域是颇为困难的。本书的宗旨在于为希望进入这一领域的学生，也为希望了解古印度语言特点的读者提供基础的知识。

一、题解：

本书以《月光疏精粹》的梵文本为讲解的基础，逐渐展开对波你尼语法体系的全面介绍。本书包括如下几项内容：

- 1、《月光疏精粹》收入《波你尼经》经文约七百余条，收入《大疏》等其它著作的经文约 30 条。本书对这些经文逐一做了翻译。
- 2、凡是原文使用的波你尼语法体系的专门术语，本书一一做了解释说明。一些波你尼语法体系的原则于原文中并未得到明确的说明，却得到了实际的运用，对这些背景知识，本书特别注意加以说明。
- 3、《月光疏精粹》是《月光疏》的缩略本。经过缩略，一些经文更加不容易理解。本书于讲解部分适当补充了《波你尼经》相应的经文，并引用了《迦湿伽》、《大疏》以及《月光疏学子悦》等书的释文。

因为增加了大量的讲解和更多地引用了《波你尼经》以及其它梵文语法作品的原文，本书的内容已经大大超出了原著。按照古印度的传统习惯，如此写出的书已经是一部独立的著作了。因此，尽管书中包括了对《月光疏精粹》的翻译，笔者还是有理由

为本书单独取名，书名作《波你尼语法入门》。

二、写作目的：

波你尼¹，约公元前 5 世纪人，印度古代伟大的语言学家。关于波你尼其人和他的业绩，最早的记载存于我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²，凡涉及波你尼生平的著作无不引用之。特别应提到的是，在我国西藏古文献中，对波你尼其人以及他所创作的语法体系多有记载和评述。例如布顿大师（Bu-ston, 1290—1364）作《佛教史大宝藏论》、多罗那它（Tāranātha, 1575—1634）作《印度佛教史》都讲述了波你尼早年求学的经历³。波你尼所创作的语法著作，或称《波你尼经》，或称《八章经》（Aṣṭādhyāyī），一方面是印度古代语法学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这部以标准的经体形式记录下来的著作，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语法书，曾经过师徒口耳传承，一代传一代，后来又写成文字，记在贝叶上、纸上，流传两千五百年而绵绵不绝，是古印度留给人类的经典作品，被称为“人类智慧的最伟大的里程碑之一”⁴。《波你尼经》在跨越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众多梵语大师的分析注疏，围绕《波你尼经》所做的注疏以及注疏的注疏真正是车载斗量，《波你尼经》

¹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笔者深深地缅怀中国梵学领域的一代宗师——金克木先生，先生的睿智、广博实令后来学人仰慕。按理说，如“波你尼语法”这样一个于多数人是陌生的概念，需要一长篇大论的序言做释，然观金克木先生撰写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一文，气势也宏大，文中对《波你尼经》产生之背景、波你尼语法体系的特点、该语法体系于上下两千年中在印度梵学领域的传承等的详细论述，并谈到这部语法体系对世界语言学发展所发生的影响。文章之后，还附上《波你尼经》第一章的译文。有一代宗师的文章在，再多的语言也显得苍白和浅薄。谨请对这一科目感兴趣的读者，关注“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一文，以了解波你尼语法体系由来之梗概，金克木先生之文载于《梵佛探》，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² 见季羨林等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63 页。

³ 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53 页。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65 页。

⁴ 转引自 Cardona 第 243 页：“I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onuments of human intelligence’.”

及其一级、二级注疏形成了波你尼语法的体系，在整个梵语作品中占有庞大的份额。《波你尼经》及其语法体系实际上并非实用意义上的语法书，而是古印度语言学的论著。

在整个古印度语法的传统中，波你尼语法体系的地位犹如明月，以它的光彩影响了其它流派的语法注疏，例如佛教人物月宫（Candragomin）于公元 5 世纪创作了一部语法书，一般称为《旃陀罗语法》（Candra-vyākaraṇa）以帮助佛教僧人掌握当时通行的梵语。20 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梵语语法书残卷《迦丹多罗语法》（Kātantra）⁵，其中出现的对元音的排序及解释与《波你尼经》存有差异。有学者认为这部书与我国音韵学史的关系最为密切⁶。多罗那它（Tāranātha）于《印度佛教史》一书中曾评述了以上提到的两部语法与波你尼语法的关系。笔者以为他的评述比较贴切和明确，他写道：“一些班智达说：‘西藏所译的《旃陀罗语法》（Candra-vyākaraṇa）与波你尼的语法相同，而《迦罗巴语法》（Kalāpa-vyākaraṇa）则与因陀罗的学说相合。’尤其是波你尼语法的含义特别宽广，据说能完整地懂得它的各个分支的人非常稀少。”⁷《迦丹多罗语法》类似简明的实用语法书，原是供初学者学习梵语使用，书中使用的语言也尽可能简明易懂。尽管如此，其中的表述方式以及部分术语的使用却与波你尼语法体系的大体一致⁸。写作《波你尼语法入门》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帮

⁵ 《迦丹多罗语法》约为公元 3 世纪的作品，参阅 E. Sieg, “Bruchstücke einer Sanskrit-Grammatik aus Sägm A ḡ ī z, Chinesisch-Turkistan”,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7, Nr. XXV, pp.466-491.

E. Sieg, “Neue Bruchstücke der Sanskrit-Grammati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Nr.VIII, pp.182-206.

Heinrich Lüders, “Kātantra und Kaumāralāta”,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0, Nr.I, pp.7-64.

⁶ 参阅平田昌司：《謝靈運〈十四音訓敍〉の系譜》，载于高田时雄编《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 年。

⁷ 笔者案：《迦罗巴语法》（Kalāpa-vyākaraṇa）即《迦丹多罗语法》。引文见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65 页。

⁸ 我国藏族文献中保留了为数不少的有关印度传统语法的文献，其中大部分属于《旃陀罗》和《迦丹多罗》语法体系。这部分文献至今没有得到我国

助学习梵语者熟悉梵语的传统语法知识，以方便阅读印度传统语法文献。

《月光疏精粹》的作者在书后写到，他创作的《月光疏精粹》，是进入一切学问之门。这位作者之言尽管有过分之嫌，但也并非妄语。波你尼语法体系与梵语文学以及古印度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印度古代的梵语文学作品、哲学著作基本上皆有梵语注疏本，在注疏中，《波你尼经》以及其它语法类书经常得到引用。特别是哲学著作注疏的体例与语法著作注疏的体例一脉相承，熟悉语法作品注疏的体例，可以提高梵语的阅读能力。这也是本书选择一本梵语注疏来讲解波你尼语法体系的用心所在。

一些古代的梵语作家皆通过其作品显示出对波你尼语法体系的了如指掌，例如迦梨陀娑在《罗怙世系》第 15 章的两首诗中使用了语法的术语，这两首诗的译文如下：

第 15 章第 7 颂：

“因为罗怙家族的后代，
每一个弟兄足以将敌人打败，
个个都是敌人的克星，
就像废除一般原则的例外。”

第 15 章第 9 颂：

按照罗摩的指令，
一支军队随后而动，
以助他获得成功，
好比获得“学习”之词义，
词根 i 旁还加上 adhi。⁹

学者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关于藏文文献中所收藏的梵语语法文献的情况，可参看外国学者的著述：Pieter C. Verhagen, *A History of Sanskrit Grammatical Literature in Tibet*, Volume I Transmission of the Canonical Literature, Volume II Assimilation into Indigenous Scholarship. (《西藏的梵语语法文献史》，第一卷：典籍文献中的分布；第二卷：洋为藏用)，Leiden, 1994.

⁹ 原文见 *The Raghuvamśa of Kālidāsa with Commentary of Sanjivini of*

这里所引第一首诗中出现的“一般原则”对译梵语的 *utsarga*，“例外”对译 *apavāda*，这两个词正是《波你尼经》的词汇。在波你尼语法体系中，一般规则是留有余地的，而例外则无余地，凡是例外规则运行之处，一般规则便废止不用。第二首诗中出现的“词根”对译梵语的 *dhātu*，这是个多义词，有“成分，要素”的意义，汉译佛经中常常译作“界”，只有在语法著作中这个词才特指没有加任何词缀的动词词根。像这样的词汇，其涵义本来为语法体系所特有，但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果不了解这些词汇的真正涵义，就可能歪解诗人的诗句。

波你尼语法体系与现代常见的功能语法、实用语法有着根本的区别，波你尼语法体系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拥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和符号。这些术语和符号具有非常明确的概念范畴，制约着整个体系一环扣一环，整个叙述语法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波你尼所创作的语法被后人称为《波你尼经》，主要是因为这部书的著述体裁。《波你尼经》通篇使用“经”体。一般认为所谓“经”不过是口诀，以经体著述的书是将口诀罗列在一起，以方便背诵，以利于口耳相传。其实，如果就从“经”字的字面意义出发，对这种著述体裁加以描述，可能更接近它的原意。所谓“经”，在梵语是 *sūtra*，如果用更为通俗的语言翻译的话，“经”就是“线”，即编织时用的线。编织时，经线自始至终须贯穿到底，这在写作经书时也一样。《波你尼经》被认为是最标准的经体，在这部经书中，以及在所有注疏《波你尼经》的著作中，除了一系列贯穿始终的、专门为体系本身服务的原则以外，比如“以此为末”的原则等，还有一些原则是经书的作者所遵循的，比如“随文”(*anuvṛtti*)和“领句”(*adhikāra*)。“随文”的作用是承上启下，上文讲过的话，下文不再重复。领句的作用实际上如同一个共同的话题，阅读属于领句管辖范围内的经文时，读者要在心中于每一句暗暗补上领句的内

容。又比如下文中的一个 *ca*（和，并且）字，就包含了上句的全部内容。正是这些经体的叙述原则，保证了经文的上下贯通，将经文编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熟悉经体文献的著述方式，以及对它的注疏的体裁，对阅读和理解同类体裁的梵语文献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18 世纪末期，欧洲人发现梵语与欧洲的许多语言属于一个语系，并加强了对梵语的研究。到了 19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在梵语的研究领域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不但翻译了大量的梵语作品，而且写出了数部梵语语法书、辞书，为梵语的语法写作翻开了新的一页。该如何理解欧洲人带来的学术进步呢？实际上，西方论述梵语语法的模式与《月光疏》的语法体系十分接近。但是西方学者撰写的梵文语法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清晰明了。在西方学者笔下，梵语语法不再显得那么神秘，它摆脱了印度传统语法的烦琐。19 世纪后期，德国人 A.F.Stenzler 创作的《梵语基础读本》只有 325 条规则，已将整个梵语的语法变化写得明明白白。西方学者编写的梵语语法书有利于学习梵语者入门。以北京大学梵巴专业为例，作为梵语入门的基础，我们的学生读 A.F.Stenzler 创作的《梵语基础读本》¹⁰以及 E.D.Perry's *A Sankrit Primer*（《梵语基础》）。修完这两本书，学生只需一个学期。复杂如梵语的变化，要在一个学期内学会确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西方学者编写的教材，按照印度传统授课，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修完语法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端来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些成果的局限性¹¹。

以上已经提到，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梵语语法书和课本大都产生于 19 世纪末期，那个时期，西方列强还处在殖民主义的膨胀时期。尽管梵语促进了欧洲语言学的研究，但面对东方文化，当时

¹⁰ 见季羨林等译《梵语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¹¹ 例如 Cardona 也批评了 Whitney 的傲慢。见 Cardona 第 213、237 页。William Dwight Whitney：一位了不起的梵语学者，主要著作有：*Sanskrit Grammar, including both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older dialects, of Veda and Brahmana*（梵语语法，包括古典语言和古老的方言——吠陀语和梵书的语言），1889。第八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从事东方学研究的西方学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切以西方的眼光为标准、以西方为大的意识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习惯性地用西方的概念套东方的事物，将东方的表述西方化。仅以语法为例：比如“格”的概念。“格”，德语 Kasus，英语 case，来自拉丁语 cāsus，这是西方语言的语法概念。比如德语的名词有四个格，分别叫做 Nominativ, Genitiv, Dativ, Akkusativ，译成汉语，它们是“体格、属格、为格和宾格”。在描述梵语的名词变化时，《梵语基础读本》的作者 A.F.Stenzler 也使用了这一套概念，将梵语的名词变化分为：Nominativ（体格），Akkusativ（宾格），Instrumental（具格），Dativ（为格），Ablativ（从格），Genitiv（属格），Lokativ（依格），以及 Vokativ（呼格）。套用的结果一方面使梵语的名词变化明朗化，另一方面却使附加在名词之后本来具有意义的词缀更加抽象化，功能化，使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符号。印度传统语法著述的特点被抹煞掉了，所有的语言被蒙上了千篇一律的面纱。特别对于不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母语的读者来说，本来对来自拉丁文的 Nominativ、Genitiv、Dativ 等已感到陌生，如果仅仅停留在使用西方学者编写的语法学习梵语的阶段，更难以掌握梵语的精髓。

尽管梵语与欧洲古代的拉丁、希腊语以及现代欧洲的大部分语言同属于一个语系，但梵语作为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却有其传统的语法表述方式。例如名词性词（包括形容词、代词以及所有可以加名词格尾的词）确实拥有相当于八格变化的词缀，波你尼运用对收的方法将七种词缀收在 sup 之内，sup 代表了所有的名词变化的词缀 (§96)。sup 和 tiñ（动词语尾）都属于 vibhakti 的概念范畴，vibhakti 直译作“变异”。印度传统语法并没有给它们起特别的名称，只是将它们称为“第一、第二、……第七种变化”，中国古代称为“七例”或“八例” (§98)。代表了名词变化的 sup 和动词语尾 tiñ 都属于词缀的范畴。梵语的词缀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它们所具备的意义可以附加在词汇原有的意义之上，比如 kāraka（造者）的意义就是通过词缀来体现的。

波你尼语法体系实际上还是一个哲学体系，在探索语法规则

的过程中，古代的语言大师其实把语言作为客观事物加以考察，探讨了代表客观事物的词汇相互间的关系，探讨了运动或行为与词汇的关系。波你尼语法体系中最有趣的一个概念是 *kāraka*，直译作“造者”。这个概念大概反映了语法中常用的所谓“格”之最初的内涵。印度传统语法的注疏家对这个词所下的定义如下：《迦湿伽》认为：*kāraṇam hetur ity anarthāntaram. kasya hetuḥ? kriyāyāḥ*。“排除其它意义的造者是因。谁的因？行为的。”¹²《月光疏学子悦》说明：*kriyājanakaṃ kārakam*“行为的生者是造者。”¹³能够与行为直接发生联系、并促使行为发生的人与事物都属于“造者”的范畴。反映在语言当中，本来是相互孤立的代表客观人和事物的词汇因为行为而获得它们本来不具备的意义，在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它们还充当了“造者”的角色。“造者”于行为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造者可以充当行为的主体、客体，充当工具者、受用者、行为的出发点、行为的发生地等。例如一个名词，当它与行为不发生联系时，它的含义仅仅针对它所指的事物，但与行为发生联系时，它便增加了“造者”一层意义，成为行为的因，成为行为的生者。

印度传统语法根据“造者”在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进一步将“造者”细化，将“造者”分为：*kartṛ*（主动者、主体），*karman*（客体、受动者），*karaṇam*（方式、手段），*saṃpradānam*（受用者），*apadānam*（所从取者），*adhikaraṇam*（域，场所）等。当指示人与事物的词汇与指示行为的动词发生联系时，词汇便获得以上附加的含义。那么，这些附加含义在语言中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呢？体现这些附加含义正是词缀的功能。例如名词词缀，如本书“格尾的意义”一节所示，*sup* 等词缀具有表达“造者”不同意义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造者”似乎就是所谓“格”，但“造者”的意义不单单是通过“格尾”表现的，其它类词缀也可以表达“造者”的意义，例如 *tiṅ* 等动词词缀具有表达主体和客体的意义 (§342)，直接词缀 (*kṛt*) 也表达主体和客体 (§541 以下)。一

¹² 《迦湿伽》，第 67 页。

¹³ 《月光疏学子悦》第一卷，第 408 页。

些投词可以表示“域”的意义，例如 *adhi* (§598) 等。另外，*sup* 等词缀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表达“造者”，它们还可以表达其它意义，比如名词的第三格词缀有为名词附加原因的含义，第一格词缀可以表示呼唤，可以表示度量等等。第六格词缀主要表示关系，表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动词加上特定的词缀而成为名词时，第六格词缀也可以为名词附加行为的主体或客体的意义。把这些意义都加上才是 *sup* 等名词词缀所能为名词附加的全部含义。

在探索语法变化规则的过程中，波你尼等古代语言学家真正探索的是语法变化的因果关系，多种语法现象通过因果关系而得到了阐述。例如“缘”：波你尼在他的语法体系中使用了“缘”字。“缘”即 *pratyaya*，作为语法术语，“缘”就是词缀。《波你尼经》说明，凡是词缀都发生在词后，比如加在动词后的标志人称、时态的词缀等。在波你尼眼中，梵语的“缘”或词缀是有意图的，意图在于要表达一个明确的意义，例如动词的人称变化，其意义在于指示行为的主体或客体。表示时态的词缀表现的是行为发生的时间等等。当词缀加在词后时，往往引起词干发生音变，追根溯源，引起变化的原因正是词缀，因此，词缀得名“缘”。梵语的词缀分为六种（见§96），于动词或名词后加何种词缀往往是根据行为。例外仅仅是名词第六格词缀，有时只表示关系。梵语的构词呈现出以动词为核心的特点¹⁴，规定加在动词后的词缀要远远多于名词的词缀，而这个核心所反映的还是行为。在波你尼语法体系中，词缀和词的关系被赋予了哲学的义理，词汇的变化体现了动态，体现出无常，体现了因果关系。

“缘”字在传统语法体系中得到的体现，其实与佛教常常讲到的“缘”，即十二因缘之“缘”十分相似。《金光明最胜王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

¹⁴ Cardona 持相同的意见：“As I noted earlier(section III.1.5.a) Pāṇini accepts that verb roots are basic units to which are added affixes.” Cardona, 第 185 页。

死忧悲苦恼。”¹⁵引文中出现的“缘”字在梵语平行本中都是 *pratyaya*，例如“无明缘行”即 *avidyāpratyayā saṃskārā*¹⁶。根据佛教的义理，“缘”即因，说“无明缘行”，实际上是说“无明”为“行”产生的原因。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分析梵语的词组构成，佛教的因缘之说还可以进一步得到明确。还是以 *avidyāpratyayā saṃskārā* 为例：*avidyāpratyayā*（无明为缘）是多财释复合词，修饰 *saṃskārā*（行）。根据波你尼语法对多财释 (§650) 的说明，多财释复合词修饰的是除第一格以外的其它各格。根据 *pratyaya* 在文法中的提示，在这里被修饰的 *saṃskārā*（行）可以是一个具有第五格意义的词，整个词组拆分开来应该是这样的：*avidyā pratyayaḥ yasyāyāḥ sā saṃskārā*，“行，其后的无明为缘”，依此类推，于“老死忧悲苦恼”后面是“生”缘，于“生”后的缘是“有”等。“老死忧悲苦恼”等皆为表面现象，是“生”等直至“无明”引起的变化。十二因缘实际上是一个从果论及因的过程，是从表面现象出发而发掘其后的原因的过程。佛教认为，造成十二因缘发生的是“业力”，所谓“业力”就是行为。在这一点上，佛教所论之“缘”与语法体系中论及的“缘”是一致的。上文已说明，词缀附着在词后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为。

有意思的是，在波你尼语法体系中也运用了从果而论及因的方法，一些哲学词汇例如因与果在波你尼语法体系中得到十分形象、透彻的阐述。“因”是 *kāraṇam*，或 *hetu*，“果”是 *kāryam*。词在加上词缀时，根据词缀的要求，词干本身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 *kāryam*。还有一些词缀例如 *uṇ* 等，是不规则词缀，它们与其它词缀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者预先不知道有这样的词缀存在，而是要根据已经存在的词汇，根据词汇的特征而推知它的词缀以及携带的符号。以 *kāru* 为例：这个词看来是源于词根 *kṛ* 加 *u* 词缀，因为词干发生了三合元音的变化，说明 *u* 后跟的符号

¹⁵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六册，No. 665《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49页下。

¹⁶ 原文选自：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8, *Suvarṇabhāṣasūtra*, edited by Dr. S. Babchi, Darbhanga, 1967, p.102.

是ṇ或者ñ,因为这两个符号皆引起词干三合元音的变化。但是 ñ 符号还表示首位元音是高音,而 ṇ 只有引起三合元音的作用。kāru 的重音不在首位音节之上,因此加在 kṛ 之后的是 uṇ。这是一个因果寻因的例子,而 kāryam 的词义也得到明确的阐述。Kāryam 是因果关系的果,语法体系所强调的果是变化结果。从 kāryam 的构词看(参阅§§546、547),所谓果是指将来必然要做的事情,表示一种被动的必然性,这也应是因果之“果”的准确含义。

一部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语法变化的关系以及词的构成的语法著作,无论在过去和今天读来都使人感到新颖。了解一些印度传统语法的叙述方式,不但能够从文字上帮助理解古印度的哲学著作,而且对今天人们探讨语言与哲学、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也不会没有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还是沿用了“格”的概念。以上提到,能够为名词(包括形容词)附加一定意义的 sup 等词缀,以及 tiñ 等动词语尾皆属于 vibhakti (变化)的概念范畴。为了进一步区分这两种形式的词缀,笔者把 sup 词缀称作格尾,把 tiñ 等词缀称作语尾,把加了 sup 等格尾的词描述为第一格、第二格,等等。关于 sup 等词缀所表达的意义见本书“格尾的意义”一节。

三、版本说明:

本书使用的梵文本选自 G.V. Devasthali 的精校本《月光疏精粹》。根据该书作者的介绍,在核定精校本的过程中,他主要参考了四部原始手稿,其中两部收藏在印度普纳的班达加尔东方研究院。G.V. Devasthali 的精校本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印刷错误太多。笔者在把《月光疏精粹》的精校本拿来为我所用时,虽然没有亲赴印度将精校本与底稿重新核对,但还是参考了北大东语系现有梵语语法类藏书,修订了原书中的错误。因考虑到这些错误原不属于版本的内容,因此在书中没有特别的说明。精校本中部分经文的顺序与《波你尼经》、《迦湿伽》等略有不同,本书修改

了精校本中的顺序，但考虑到经文顺序的差异很可能是版本使然，因此，凡是做了修改的地方都一一加了说明。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校勘而在于向国内的读者介绍一种富有特色的古老传统。况且《波你尼经》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其版本多得可以车载斗量，即使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也是版本易得而喻者少。笔者仅希望本书真正成为一本入门的手册，使对梵语传统文法的研究在汉地不再是一片空白。

对书中使用的字体还应有所交代。除《月光疏精粹》的原文以外，笔者在讲解文中一般使用天城体引用波你尼经原文，引用其它文献的原文时一般使用了拉丁字母的转写体。这是笔者第一次使用电脑打出梵文字体。在梵文字体与中文字体的通融方面，视窗系统的技术似乎还不大成熟，一些字无法印出，留下些遗憾。此外，文中可能还有遗漏的错误，谨请读者发现后告知，以便日后的修改。

有时候我相信缘分。1978 年，我第一次见到季羨林先生是在考场上。那时，季先生是考官，与四位德语专业的主考老师并排坐在一排桌子之后。面对这些决定我的命运的老师，作为考生的我不由得紧张、心慌。那些平日里很和蔼的老师难免让我体会到了他们的威严。只有季先生留给我的是沉默、温和与谦虚。从那以后，季先生带我跨入了神秘而精彩的东方学领域，后来又推荐我赴德国留学深造。在我的印象当中，季先生从不喜滔滔不绝的清谈。他好像一位不多言语的引路人，将我引入了满是奇葩异草的阆苑，然后把满目的精彩与绚丽留给了我。从那以后，虽然迫于生活的压力，我也曾游离于学术之外，但东方学这片充满美丽的领域始终是我最爱逗留的地方。今年是季羨林先生的第 90 个华诞，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我愿将自己打磨的一小块玉石，献给我的恩师，尽管这块玉上难免还有瑕疵。

蒋忠新老师也曾是我的授业之师，他于病榻之上还纠正了我的某些错误。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如何一个“谢”字了得。如果我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其中也有蒋忠新老师的心血。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萨尔吉、常蕾、郑国栋、杨嵘同学、于晓非先生以及强建华女士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不能完成本书。在此，我对他们统表深深的谢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甘冒不赢利的风险，将这部教材纳入正式出版计划之中，使得梵语这门古代外国的语言继续在中土博得一隅之地。责编徐刚于文字上多有謬正，我在此谨申谢意。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语系

段晴

2001年5月1日星期二

引用书缩略语说明

(按拼音顺序):

Boehtlingk= Otto Böhtlingk: *Pāṇini's Grammatik*, reprinted in India Delhi, 1965.

奥托·波特林 (Otto Böhtlingk), 德国人, 19 世纪欧洲最了不起的印度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波你尼语法》, 与他人合作完成的《梵德词典》等。《梵德词典》于 1852—1875 年间出版, 至今是全世界的印度学者离不开的工具书。《波你尼语法》最早出版于 1839—40 年间。于该书中, 奥托·波特林发表了经过校勘的《波你尼经》的原文, 首次以注解的方式将《波你尼经》翻译成德文, 并解释了波你尼使用的符号和词汇。这部书的构成如下: 一、经文与翻译; 二、按字母顺序的经文索引; 三、《界读》和按字母顺序的《界读》词汇索引; 四、《群读》; 五、语法词汇解释; 六、波你尼的词汇; 七、《群读》词汇表。奥托·波特林的《波你尼语法》素有欧洲标准本之称, 欧洲学者引用波你尼经文时, 大都选用这本书。

奥托·波特林之《波你尼语法》在欧洲的出版, 曾引起比较语言学领域的一场革命, 曾促使自以为先进的欧洲人更新了语言研究的视角。那时语言学界第一次注意到, 原来词汇还可以拆分成词根、词干和词缀。奥托·波特林也因此被称颂为“科学的英雄”¹⁷。19 世纪是印欧比较语言学最辉煌的时期, 对印欧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是与对印度传统语法的研究相伴而行的, 奥托·波特林之《波你尼语法》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本书所引用的波你尼经文皆出自奥托·波特林之《波你尼语法》。例如 P.I.4.1 表示《波你尼经》第一章第四节第一条,

¹⁷ 见 Boehtlingk, xi.